

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

文化突围

● 徐林正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文化突围

■ 陈冠中



陈冠中



● 徐林正

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

文化突围

浙江文艺出版社

60432/02

责任编辑 舒建华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突围/徐林正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4

ISBN 7-5339-1315-9

I. 文… I. 徐…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396 号

文 化 突 围

徐林正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3 字数 124 千字 印张 7.375 印数 00001—10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15—9/I · 1178 定价:12.80 元



原初



余秋雨和马兰在《秋千架》排练现场

(杨学雷摄)

目 录

引言:戏剧人生/1

艺术与爱情/11

余秋雨致孙某:不要说不真实的好话/13

流言之始/17

“我只想像大哥哥一样劝劝他”/19

成名后的余秋雨首遭退稿/23

余秋雨你的劝告无效/26

所谓“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28

“不真实的坏话”/31

余秋雨说:连坏人都崇拜马兰/34

《秋千架》为马兰度身而作/37

也曾拒演过/40

我们不是“才子佳人”/43

兰室雨轩与生日礼物/46

文化突围

余秋雨,您应该活得更结实一点/49

历史与黑箱/51

“我想做个自由撰稿人”/53

有人说:学术明星满嘴假话套话/56

“电视文化恰恰是我‘自己的学问’”/59

余秋雨抨击钱钟书?/62

面对传媒的非议,余秋雨首次开口说话/65

爆炸性新闻:余秋雨企图在黄梅戏《红楼梦》上署名/71

余秋雨惟一做的:沉默/74

朱健国打出“人格牌”/77

容忍与阉割/80

所谓的“历史问题”/84

余秋雨说:毕竟我的运气太好/86

黑箱里的内耗/89

面对政治栽赃,余秋雨表示:“宁折不弯”/93

沉默与反击/97

“余秋雨的两处硬伤”/99

“余秋雨同学,上课啦”/104

“学者的架子”/107

“余秋雨,甬给我谈文化”/112

“余秋雨没有学问”/114

余秋雨质问：吴先生，你是谁？/122

《感觉余秋雨》之后/125

千年庭院的风波/127

文化与杀手/133

《文化苦旅》的苦旅/135

盗版中的苦旅/138

毁版停印《文明的碎片》/140

余秋雨低估盗版者/144

被迫在内地出版《山居笔记》/146

伪本《霜天话语》浮出水面/148

处处是文化杀手/151

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联手/155

余秋雨发表反盗版宣言/160

来自布老虎的辩护/167

《霜冷长河》横空出世/171

出版家谈余秋雨/173

闹剧与剽客/183

“二余”之争/185

余秋雨正面回答有关“文革”的提问/193

文化突围

知情人披露真相/196

《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是剽窃之作?/204

余秋雨真的封笔了吗? /216

尾声:秋雨散文与秋雨体散文/220

引言：戏剧人生

1946年，余秋雨出生于浙江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他在那里出生，长大，读书，直到小学毕业。十几年前，这个乡划给了慈溪县，因此，余秋雨就不知道如何来称呼家乡的地名了。

这个余姚实在是令人无法绕过去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上林湖的越窑；还有大量的很有分量的学人：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等，有不少是著名的浙东学派的著名人物。而霉干菜和杨梅是余秋雨感受非常深刻的特产。

影响余秋雨最深的还有一个人：余秋雨的父亲，在“文革”时，他的父亲以“阶级异己分子”被关押，受尽折磨。余秋雨在1997年1月9日台中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体谅对方”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个值得我学习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余秋雨是这样说的：

文化突围

父亲在“文革”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捕，上海进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极度严格的清查时期，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清查工作组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审查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和几个弟弟都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突然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父亲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审查我父亲的造反派成员，给我们的家庭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把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根本没有忘记，但只是关切地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着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记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走向祥和，走向宁静。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上的读者。

1957年，余秋雨10周岁时，他吃过了杨梅，拜别了上林湖畔的祖坟，就登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在他的小小的行李包里，有一瓶杨梅烧酒，一包霉干菜，活脱脱一个最标准的余姚人。一路上还一直在后悔，没有在上林湖边捡取几块碎瓷片随身带着，作为纪念。

不久，余秋雨在与上海同学的交流中拥有了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起初“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老师偏偏要我站起回答问题，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为和善的笑意，说了声‘很好，请坐。’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文化突围

“幸亏当时 10 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迅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短短的语言障碍期跳跃得如此干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学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从余姚赶到上海来与他们坐在一起的。”

“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惊讶，我竟然一个月就把上海话学地道了，而上海话又恰恰是特别难学的。”（余秋雨《乡关何处》）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原文，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往往为余秋雨的研究者、批评者、批判者所忽视：余秋雨对语言有天生的超强领悟力和驾驭能力，这多多少少能够解释，不仅写了如此优美的散文，并能把学术文章写得通俗好读，如《艺术创造工程》成为畅销书，为大学生所爱读。也不难解释余秋雨高中毕业在上海全国高校统考中获得了第一名。若那些非难者早点知道这一点，他们是不会说出“余秋雨不通外文”这句话的。

1963 年余秋雨高中毕业了。余秋雨尽管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大奖，但还是初步选择应该考外文系。于是后来全国高考填的第一志愿是洛阳军事外国语学院

院，“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来说太刺激了。”

但就在余秋雨还没有打听出报考什么样的外文系时，上海戏剧学院鼓动他参加该校的戏剧文学系的提前招生考试。促使余秋雨参加的原因是来招生的人员告诉他，他的竞争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结果两个学院都录取了他，最后因上海戏剧学院提前拿到了档案，余秋雨去了上海戏剧学院。

后来，余秋雨遇见起初来招生的那位老师，余秋雨说：“我的大半辈子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

在读大学期间，遇到了“文革”，余秋雨的父亲被关押，他是全家八口人生活经费的惟一来源，这一下全家被推入了绝境。余秋雨当时虽然还不到20岁，却是长子，想到能救助他们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但刚刚想到就传来了噩耗，叔叔受不住批斗自杀了。70多岁的祖母赶到安徽抱回了自己最小儿子的骨灰，然后，偷偷找到他父亲的单位，冒着危险从门缝里战战兢兢地看他父亲受批斗，因为按照心理素质，父亲更容易自杀。当时全家的生活，靠他的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来维持，未成年的弟弟每次回到上海都不敢回家，先找到余秋雨，小心翼翼地问爸爸自杀

文化突围

了没有。而余秋雨在大学里虽然是个学生却也逃不开造反派的包围,因为余秋雨没有造反,而且其他没有造反的同学都信任他,因此余秋雨成了造反派的眼中钉。余秋雨当时只有没完没了的担心和害怕。害怕父亲自杀,害怕家遭查抄,害怕父亲罪加一等,害怕大弟弟在海上出事故,害怕两个小弟弟生病——从1966年6月到1968年12月,余秋雨离开上海去农场劳动,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因为那个砸烂一切的年代,所以余秋雨在课堂里并没有学到什么,很快,他们要下乡去了,他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的郑家宅,当时一起去的是一位教师叫张可,也就是余秋雨一生中最重要的教师。为此,余秋雨日后专门写了一篇叫《长者》的散文。张可、余秋雨和一位农村干部李惠民一起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张可成了余秋雨的良师和朋友。张可是著名学者王元化的夫人,她早年加入共产党,后脱离,专门研究莎士比亚。下乡的机会,无意使余秋雨请到了一位免费的家庭教师,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的声音话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长者》)

后来,还尚未平反的王元化,给了余秋雨一封信,

信中有几句话让余秋雨受用一辈子：“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可以说，这些话是在一个喧嚣的环境中一位长者对余秋雨的当头棒喝！余秋雨至少有几个月在唠叨这“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的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余秋雨将那部他多次提到过的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受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接着，余秋雨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并与马兰结婚。

余秋雨在 1976 年到 1986 年期间，有感于当时戏剧理论的匮乏，决定将对戏剧理论进行系统梳理。

第一阶段是余秋雨决定把人类几千年来第一流大师们的人文思考成果做一次系统整理，然后顺便看一眼他们对戏剧是怎么说的。

余秋雨从古希腊开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慢慢钻研，文史哲全在视野之内，任何一位文化巨人都不过。当时大陆这方面的翻译资料非常缺乏，只好从各